

李 辉 文 集

沧桑看云

李 辉

李辉文集

沧桑看云

策 划：丽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李辉文集·沧桑看云

李 辉著

出版发行：花城出版社

（广州市环市东水荫路 11 号）

经 销：广东省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广东省粤中印刷公司

（广东省佛山市普澜公路）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2 插页 277,000 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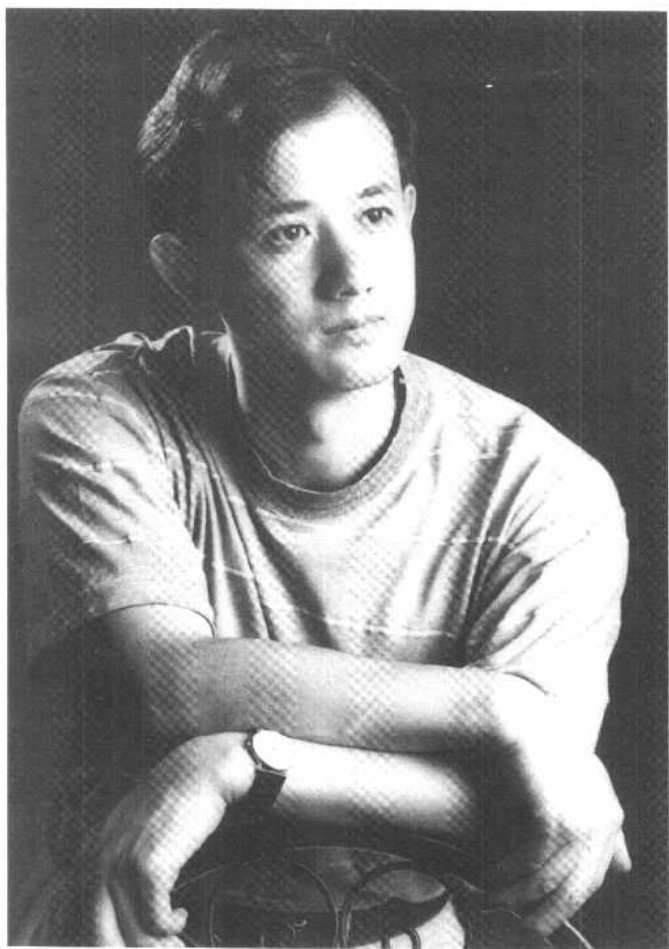
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0 册

ISBN7—5360—2673—0/I·2283

定价：21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

作 者 像

总 序

李 辉

出版“文集”，颇有些惶惶然。

其实不妨叫做另外一个名称——“十年创作集”，也许更准确些，更平实些。因为这套文集所收的作品，基本上是在1986—1996年之间创作的。

这些天看校样，如同看自己的脚印。或者说，在重新感受十年来每次写作时的心境，在重新伴随我笔下的人物。十年，一天天眼看着在眼前流过去，渐渐变成了历史。过去，描写历史人物的命运，时常用一种感叹的目光去回望他们生活的年代，想象和体味着风云变幻、大起大落、悲欢离合。殊不知，就在不停的写作中，自己身临其境的十年，也和任何一个十年一样，以相同或相异的形式走进了历史，在我的眼里，它的复杂、迅疾、丰富及至不可知性，甚至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十年都更令人难忘。

自己却是平缓地走过。从文集中所编选的全部作品读者也许可以看出，我的写作领域变化不大，几乎都限定在同样的对象，即二十世纪的文化人。有所变化着的是体裁，是形式，因为，我从不愿意将自己限定在同一格式中。另外，变化着的当然还应该有对历史的感悟，和描述人物命运时所采用的笔调。

文集所收作品共分五卷。

第一卷：《沧桑看云》，主要收录在《收获》杂志所开同名专栏中的文章及相似风格的作品，主要以长篇随笔的形式，对二十世纪文化人物和文化现象进行描述和思考。

第二卷：《文坛悲歌》，为1988年我在《百花洲》上发表的长篇历史纪实《胡风集团冤案始末》，此次收录时补充了若干重要史料。

第三卷：《风雨人生》，分为“浪迹天涯”和“历史回眸”两部分，前者为我所写的第一部传记《萧乾传》，后者是关于红卫兵这一历史现象的描述和思考。

第四卷：《往事苍老》，分为“沈从文与丁玲”和“是是非非说周扬”两部分，写法和风格上各有区别。

第五卷：《枯季思絮》，为十年间我所翻译出版的散文和诗歌，共三个部分。一是英国作家布瑞南的《枯季思絮》，以手记形式对人生、爱情、婚姻等发表议论和描述；一是《福斯特散文选》；一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、瑞典诗人拉各维斯特的组诗《黄昏土地》的选译。

这些作品中，写得最早的是《萧乾传》，最晚的是“沧桑看云”系列。想必读者不难从中看出我十年创作发展的轨迹。

尽管惶惶然，仍然将这套文集呈献在读者面前。我期待着读者的光顾和评点。因为，我们要一同走进又一个十年。

1997年11月21日于北京

本卷说明

本卷收录近年来所写有关文化人物与文化现象的随笔。

第一部分,为1994-1996年我在《收获》杂志上开设的专栏“沧桑看云”中的文章。三年时间里,我在该专栏共发表18篇文章,本卷收录15篇,另外三篇《往事已然苍老?》、《残缺的窗栏板》、《风雨中的雕像》,根据内容分别收进另外三卷。

第二部分为九十年代以来所写的一部分文人素描。这组文章,在体例、风格上与“沧桑看云”有所相似但又略有差别,故单列一辑。

目 录

总序·····	李 辉 1
本卷说明·····	3

· 沧桑看云 ·

《沧桑看云》题记 ·····	3
沙龙梦·····	5
太阳下的蜡烛·····	19
鹤·····	41
秋白茫茫·····	57
风落谁家·····	74
落叶·····	93
静听教堂回声·····	114
凝望雪峰·····	134
风景已远去·····	155
困惑·····	176
碑石·····	199
书生累·····	225

旧梦重温时·····	252
清明时节·····	277
消失了的太平湖·····	301
《沧桑看云》跋·····	327

· 浪漫余响 ·

云与火的景象·····	331
平和，或者不安分·····	341
尚情无我·····	351
执拗的智者·····	359
难以重叠的重叠·····	367
在黑白灰的世界里·····	379
灵魂在飞翔·····	392
浪漫的余响·····	399

沧桑看云

《沧桑看云》题记

朋友们常常奇怪我怎么尽爱写些陈年往事。

我说我在往昔中看到现实的影子。失却历史沧桑感,现实多少会显得苍白、轻飘。

妻子也爱开我的玩笑:我看你是提前进入老年,和老人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话题?

我说我在老人面前感受着生命的丰富。每个老人都是一部历史。历史不仅仅告诉我们苍老,更给予我们青春和活力。

现实每天都在成为过去。

我们自己同样也在写着一部历史。

我乐意把笔浸在历史沧桑之中,眼睛却时时注视着今天,也眺望着明天。

我喜欢卞之琳的这首《断章》:

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
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。

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,

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

悠悠沧桑之中，一切人或事，都是飘动的云。它们相互映衬，方显出历史的复杂与丰富。

于是，我在看云。

其实，每个人都在看云。

沙龙梦

—

好大的风，居然在秋天的九月把北京的夜晚刮得呼啸作响，一时间让人感到整个世界都在风中旋转，没有一点儿安宁。

我的印象中，来北京十多年，似乎九月里从没有遇到过如此猛烈如此让人感到焦躁不安的大风。通常，九、十月间的北京，给我一种舒坦。一年中难得的蓝天，难得的云彩，真正称得上秋高气爽。每当遇到这种秋天的日子，我便喜欢不时仰望一下显得格外旷远的天空，舒坦中自然包含着平静。奇怪，今年，1993年的九月，那几日大风来得蹊跷，顿时刮走了我等待已久的感觉。

风呼啸着掠过树枝和屋顶，天空阴沉沉，浓密灰尘被风卷起与阴云相伴，仿佛变得格外沉重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最有感触的当然是成千上万骑自行车的人们。他们似乎也一下子失去往日那种慢悠悠那种潇洒，顶着风用力蹬车速度却依然很慢，嘴里脱口而出几句咒骂，随着轮子打转，恼怒的脸让你看出他

们的心情显然焦躁了许多。

好像就在大风过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，我到了云南，第一次去游览了西双版纳，游览了石林。转眼间没有喧嚣没有急躁没有昏沉，我突然怀疑起自己的记忆和感觉。北京真的刮过大风吗？街头骑车人真的如我认为的那样感到焦躁吗？我怀疑起自己。

那也许只是我的一种错觉？或者说，我把自己理性中观察和认识到的生活中的匆忙、困惑、浮躁、紊乱等等状态，同自然界一阵微不足道的风搅在了一起。这样，我感觉到的风，不如说是自己心中的风，自己眼中看到的一段紊乱的日子。这日子已持续了许多时间，也许还会持续下去。

是云南的美，这种美带来的宁静感，使我产生感觉上的奇怪反差。

云南有许多奇妙与美丽，但云最令我陶醉。同是高原，新疆的云也很美，特别在北疆，湛蓝高旷的天空，云显得格外清晰、纯净。不过，就云朵的变幻和多层次的状态来说，云南的云给我的感觉显然丰富许多，至少在我的印象中是如此。这可能是云南雨水充足气温较高的缘故。

在北京，云和阳光很少并存于天空。云南却不，明媚的阳光下，依然有大块大块的云朵飘在空中。它们呈现为不同形态。厚重者如北京的阴云，却不让人感到压抑，因为阳光将它的四周镶上了明亮，这便产生了暖意，更让人感到明与暗在空中发出色彩的脆响。洁白而淡淡如丝的云，轻柔且最具变化，忽有忽无，仿佛一阵清风。有时在不远处的山峦，天空与森林相交之间，有一团朦朦胧胧的雾，或者云，淡青色，灰白色。据说那块云之下，正洒着雨，而周围，依然阳光灿烂。

与这样多姿的云彩相依的，是西双版纳，是石林。美不孤立于世，这也许就是大自然的造化给予云南的和谐。我的眼中，云，还有那些景致，到处都透着大自然的灵气，好像这里的万物是在艺术中浸透了之后，才又在阳光下呈现自己。

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曾经有过的大风，有过的紊乱与焦躁。

二

在云南的行程虽然很匆忙，但是心境在那几天却异常地平静而充实。人平静了，就有了思考的可能。有时早上起来，就坐在窗前，呷着茶，欣赏窗外天空的云。美丽的云让我得以用冷静目光，回望在一些日子以来看到的、感受到的迷惘与紊乱，自然它们大多都与文人有关。

近两年来，不管是投入也好旁观也好，经济大潮的冲击几乎一夜间把所有人都旋转起来，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，谁也无法回避。让我时时产生紊乱感觉的正是这个现实。

在许多年的变故中，文人似乎从来都在生活舞台上扮演着主角，演出各种各样的戏剧。即使当经济成为社会的中心开始上演戏剧时，文人的失落与迷茫，在舆论里或者在文人自己圈子的议论中，仍然不甘寂寞地充当主角，或者宁愿被拉去充当主角。民众代言人身份的淡化，甚至不再频繁地以过去那种方式遭遇悲剧性命运，这些变化都从不同角度促使文人在情感上向经济过度倾斜。当然还有默默地在故纸堆中孜孜以求的学者，还有默默地构造自己的艺术世界的文艺家，但成为人们议论中心的却是“下海”的文人。他们步履匆匆，他们雄心不已。有

过太多悲剧的经历,还有太不起眼的寒酸,一旦经济大潮涌起,且放下文人往昔的梦,“下海去”,那里还有另外一个天地!这个天地毕竟有它的诱惑,也有它的永恒价值。

当“文人下海”的话题刚刚成为舆论的一个焦点时,我在理性上对这样的变化为之欢呼。我认为,面对这样的现实,不管是感到兴奋还是感到困惑,都说明人们已经注意到,市场经济的发展,正在,也将继续对现有的文坛结构文人心态,产生不可抵御的冲击。文人开始改变对“商”的传统看法,不管每个人所持观点是否正确,要做何种选择,这对他们自己纳入社会的正常轨道,毕竟有着积极意义。我甚至觉得,更为重要的是,在这一现象的刺激下,人们可以开始冷静地客观地审视自身。

文人下海,其实只是现有文坛面临改革巨变所产生的一个小小震动而已,在未来的市场经济发展中,还会有许多人们无法预料的震动和困惑产生。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,一个变化异常丰富多彩的未来,过去长期存在的结构、观念、规范,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。这里重要的是,我认为并非文人是否应该经商,而是在以政治为中心的历史阶段形成的文坛结构,如何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里加以调整。这个结构里,当然包括着体制之类的东西,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的观念和精神状态。环顾文坛,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,并非所有“文人”都是真正的文人。在许多年间,因历史原因,文坛如同官场,真文人,假文人,真真假假,拥挤文坛。久而久之,文坛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坛,而是权与利的角斗场。如遇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,文坛更成为政治斗争此起彼伏的中心。

因经济改革突飞猛进而引发的“文人下海”,固然有其局限性,甚至有某种盲目性,但它却是一种重要的调整,是畸形的文